

# 文学地理学批评视阈中的《伦敦风景》

刘丽娟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阳 550000) \*

**摘要:**《伦敦风景》是伍尔夫书写的最具伦敦风情的系列性文章。作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对伦敦现实情境进行客观再现,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极具特色的伦敦地理空间。文学的地理空间构建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但其最终的形成是外部环境与作家内在气质共同作用的结果。伍尔夫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地理空间与文学创作的契合,表现出伍尔夫对伦敦的喜爱与依恋,同时也使作者清醒意识到时代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因此,作者以悲悯的情怀憧憬着伦敦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伍尔夫;伦敦;《伦敦风景》

doi:10.3969/j.issn.2095-5642.2017.001.088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642(2017)001-0088-05

《伦敦风景》作为伍尔夫作品中最具伦敦地域特色的一部短篇小说,一直被当作伦敦“传记”而传颂,作家弗朗辛·普罗斯更是将其表述为伦敦的旅游指南。基于这样的“前预设”,评论界鲜少将目光停驻在其文学场域和社会价值上。国内有关《伦敦风景》的研究,仅有祈薇的《伍尔夫笔下的伦敦文化及其缘由——以〈达洛卫太太〉、〈伦敦风景〉为例》(2012)和张友燕的《从〈伦敦风景〉的叙述视角看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阶级与性别意识》(2014)分别从主题思想和叙事艺术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论述。近年来,随着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兴起,文学的地理学研究渐受重视,受这一影响,笔者尝试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分析《伦敦风景》中所表现出来伦敦的地缘特征,并从伦敦地理空间的具体构建、原因探究以及价值意义三个方面探讨伦敦在伍尔夫生命中独特的价值意义。

## 一、《伦敦风景》中伦敦地理空间的构建

新世纪之初,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被广泛应用到文学研究中,主要通过“分析与研究具体作家与作品中地理因素的种种现实”<sup>[1]38</sup>,对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进行解读。伦敦作为伍尔夫生活区域中不可或缺的地理空间,在其一生中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伦敦风景》作为伍尔夫文学创作中最具地方特色的一组随笔,作者选取了伦敦码头、街市、教堂、伟人故居、国会下议院等标志性地域建构出独特的伦敦地理空间,并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角度对伦敦现实情境进行客观再现:商品汇聚的《伦敦码头》和繁闹的《牛津街之潮》、政治运行机制象征的《这是国会下议院》、伦敦精神文明象征的《伟人故居》和《西敏寺和圣保罗大教堂》以及在此地理环境中生活的《一个伦敦人的肖像》,体现出伍尔夫独特的审美个性及其对处在时代洪流巨涛下伦敦的多重思考。

首先,18世纪的伦敦作为英国乃至世界经济贸易中心和交通运输枢纽,在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和帝国建设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歇尔在《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中记载:“伦敦是海外贸易大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拥有数量众多的金融机构和商业机构,它还是一个巨型港口,许多较小的商船从这里驶往世界各地。”<sup>[2]10</sup> 伦

\* 收稿日期:2016-09-26

作者简介:刘丽娟(1991—),女,贵州贵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敦码头所显示出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其不仅成为伦敦生活原材料的发源地和财富的聚集地,更是连接伦敦与外在世界的重要经济纽带。“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无论它们显得何等浪漫风流,何等放浪不羁,何等飘忽不定,然而在浩瀚的大海之上,鲜有一舟一船不是及时来伦敦码头抛锚泊定”<sup>[3]4</sup>,它们在伦敦码头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种类繁多的经济贸易圈。“街道作为一种典型的城市景观,如同城市的血脉,集中体现了城市的社会格局和流动性、混乱性特征,是建筑城市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主要意指符号之一”<sup>[4]41</sup>。牛津街的出现反映出伦敦的文化特征。作者通过对街道上攒动的人流、交易的物什、两边的建筑的详细叙述,描绘出伦敦街头的众生市侩相;这里,不仅滋生着财富与堕落、上演着离合悲欢,还揭示出现代工业机器对人类古老文明的吞噬。作者在赞美工业社会带来财富与便利的同时也深刻意识到紧随经济繁荣而来的工业污染。放眼望去,伦敦城内良田尽占、烟囱林立、垃圾遍河,自然生态破坏严重,鲜存的树林突兀地立在冷冰的工业机器之间,成了异类。伍尔夫从中揭示出现代工业社会的“二重性”:它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撕裂着一切浪漫的文明。与此同时,作家在对这一现象持批评态度的同时,仍保留着对现代城市的那份“炽爱”——认为现存的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现代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就导致伍尔夫与同时期的现代主义作家对现代社会批判的态度迥异,她对这座城市阴暗面的描述同样是出于对这座城市包容的爱。

其次,伦敦是英国及欧洲的政治中心。在历史上,“不列颠向以‘国会的母’著称于世,蔚成一种兼有三长(政府兼有行政的效能,民众的管束,个人的自由)的制度”<sup>[5]</sup>,这就为英国提供了相对宽裕的政治环境。依据传统,伦敦最早的行政形式是民众大会。早在1135年,民众在政治决策上就有着一定的地位和权力,其人心背向直接影响继承者在王位争夺上的成败,伍尔夫在《国会下议院》中表现出对这一传统制度的赞赏态度。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英国民众的这一“民主”权力逐渐被“国家机器”所取代。维多利亚时代,“这台机器本身,以及被这台机器打上烙印的人,都非常单纯,毫无特色,与具体的个人无关”<sup>[3]66</sup>,它形成了一套模式化的规章制度,运行着顺昌,逆亡的行为准则,人们只能在其制度允许的范围內行使自己的“权力”,否则就会受到机器的惩戒。这种权力的“有偿”对等,使伍尔夫对当下控制社会话语权力的机构进行再认知。她清醒意识到,今天的国家特权的行使者,在实质上与普通民众基本无异。他们现在所拥有的特权不过是“国家机器”所赋予与他们的权力罢了,这就促使她萌生出众生平等的愿望。她看到了百年之后,通过天才人物的革新来促成这一愿望的达成。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纵使伍尔夫已经具备了平等意识,但由于受其自身身份限制,使得其将重托寄予个别“天才”身上,希望通过“天才”的改造来达到和谐统一,这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浓厚的阶级意识。当然,无可厚非,伍尔夫并不是一个职业的社会活动家,在其文学作品中所涉及到的关于人类永恒问题的处理,我们不可奢求她仅凭薄己之力就能力挽狂澜,这不是也不该是文学应负之重。

最后,伦敦作为历史文化名都,经历过时间的沉淀与战争的洗礼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内涵更为丰厚。文学地理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的物质形态都是意象”<sup>[1]38</sup>。《伦敦风景》通过对人文意象的叙述,表现出特定地理环境和时空界限之下的人文立场。翻开《伟人的故居》,我们不难发现众多文化名人为后世留存下来的文化印迹。与传统文化叙述不同的是,伍尔夫对这些印迹的叙述,并非要表达对男性伟人的敬意,而是将笔触伸向自始至终都遮蔽在男性光辉之下的女性存在。从人类发展史上来看,男人更擅长于执笔耕耘,而非料理家务。故此,不管是在卡莱尔切尔西区的寓所中还是在济慈汉普斯特德区的公寓里,被岁月一起吞噬掉的除了他们本人还有身处于他们身后的女人——卡莱尔夫人和布劳恩。在西方文学传统中,男人有“适当选择屋子”的权力,并使桌椅、帘幕、地毯都符合自己的想象的能力。然而,任何一个时代的女性,其身份、职业以及出路仅有一个:屋子里的天使。与卡莱尔先生营造自己的文化帝国不同的是,卡莱尔夫人只能在地下室中与水泵抗争,在卧室之中与臭虫角逐。为了扮演好“与生俱来”的社会角色,女性极力向男性所要求塑造的角色靠拢,而这一切对女性身心损耗触目惊心。因此,女性的存在只是一种表演,只为能够体面地被塑造、被歌颂最后走向被遗忘。伍尔夫的这一认知,表现出其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传统的批判,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

总体上来看,伍尔夫较为客观地对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空间进行了刻画,在叙述伦敦经济、政治、文化的同时也揭示出其中隐在的问题。但是,由于受阶级身份的限制,叙述者作为一个在伦敦街头的漫游者,始终是以一个“他者”的形象存在。不管是作品开篇对伦敦空间之外的东方想象,还是对伦敦码头脏乱景象的逼真描述,她始终保持着一个观望者的姿态。另外,其身上所具有的女性意识又令她认识到性别、社会地位的不对等问题的存在,使其在情感上表现出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因此,伍尔夫自身的阶级身份和女性意识之间的冲突,使得其对伦敦的情感至始至终都充满着矛盾。

## 二、伍尔夫伦敦地理空间构建的原因探讨

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中,“对于文学来说必须具备的因素,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的地理基础与空间前提,即任何作家与作品以至于任何文学现象都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并且是特定时间里的地理环境”<sup>[1]36</sup>。因此,外在的地理环境势必会作用于作家的意图预设,作家的意识形态也会反作用于外显的地理环境,文学地理构建是外部地理环境与作家内在气质共同作用的结果。伍尔夫作为一个19世纪出身于伦敦肯辛顿区(Kensington)的资深“伦敦佬”,其生活轨迹和行为规范不可避免地会打上维多利亚时代的地理、历史烙印。然而,文学中的地理空间书写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地理空间再现。这就使得我们在分析伍尔夫伦敦地理空间的构建缘由时,不能仅将关注点聚焦于外在地理因素的影响上。如祁薇在《论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伦敦之城的书写》一文中,只是将视阈聚焦于家庭环境以及作为社交中心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等外在因素对伍尔夫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忽略了伍尔夫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的内在因素。

不可否认,家庭环境和布鲁姆斯伯里的外在因素是伍尔夫伦敦书写的重要缘由之一。但是她对伦敦的书写更有着深刻的内在需求:

一方面,从文学创作的渊源上看,伍尔夫将伦敦与文学融合,主要是源自一个作家的个体禀赋及其文学创作的自觉。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人记忆深刻的居住环境,不论是在乡下还是在城里,一个对环境漠不关心的人比关心环境的人无疑是更为奇特。对于一个长久生活在城市并深受地域文化传统熏陶的作家,其对文学创作题材的选取,没有比书写他熟悉的城市更适合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也指出,文学地理性是“是指某一作家的成长与某一作品的产生,往往与特定的自然山水环境存在必然的联系”<sup>[1]37</sup>。伦敦作为见证伍尔夫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经历的地理空间,在她的文学创作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伍尔夫有关伦敦的相关描述中,不管是《伦敦风景》中不同空间方位的叙述,还是《夜与日》中分别代表凯瑟琳与拉尔夫身份认同的哈尔切区和海格特的描写,还是《达洛卫太太》中克拉丽莎对维多利亚街头繁杂景象的刻画,以及《岁月》开篇中通过帕吉特上校视角对阿伯康街和威斯敏特区街景的对照和紧随埃莉诺的活动场域变动,和历史时间线性的流逝下的伦敦叙述,都表现出伍尔夫对这座城市诗意的创造和深切的喜爱。

另一方面,从疾病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来看:她与伦敦血脉相连。众所周知,伍尔夫一生精神疾病缠身,医生一再建议远离伦敦的喧嚣、社交,择一安静处所进行疗养,而伍尔夫却一再听从心灵的呼唤打破医嘱的“桎梏”,从乡下逃回伦敦并混迹于伦敦的社交场所。昆丁·贝尔在《伍尔夫传》中记载,1914年伍尔夫精神疾病一度复发:“瓦尼萨从阿希姆汇报说弗吉尼亚无疑已经好多了,实际上她一心想要回伦敦。这个念头让伦纳德感到绝望。伦敦对她肯定是有利的,它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另一场崩溃。”<sup>[6]</sup>这就显现出了伦敦之于伍尔夫的灾难性影响。尽管如此,伍尔夫一次次拿出“飞蛾扑火”的壮烈根植于伦敦中心,表现出伍尔夫对伦敦——这座令其受尽折磨的城市——深厚的爱。另外,导演斯蒂芬·戴德利执导的带有伍尔夫自传色彩的电影《时时刻刻》,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在病痛折磨下仍然对伦敦保持着“狂热”之情的伍尔夫。在影片中,伦敦作为一条暗线贯穿伍尔夫的生活。影片中伍尔夫的两次争吵都与伦敦有关:一次是伍尔夫瞒着伦纳德,只身来到火车站,打算逃回伦敦。对伦纳德和医生的“囚禁”做出了反抗;另一次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固执地让内莉从里士满到伦敦去买姜糖,当看着内莉极为不满离开的背影时,伍尔夫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去一趟伦敦比什么都令人兴奋”<sup>[7]</sup>,这一话语的表述不过是这个聪明女人的移情伎俩。由此可见,伦敦之于伍尔夫

就好像水之于鱼,纵使是在身体状况不允许的情况下,仍想方设法地返回伦敦。伦敦的喧嚣和繁华,为其生命注入了活力和源泉,否则生活只能称为一潭死水。最终,正是由于现实生活中伦敦的毁灭,直接导致其精神上的焦虑,使得生活之城与精神之城双双坍塌。那么,生之无意,死之必然。

因此,尽管时代的变迁,机器生产和工业化给伦敦城市的生态、文明带来不同程度上的减损,但这并不影响伍尔夫对伦敦的深厚感情,纵使有时蕴含着批判,那必定是满含善意的。就如美国学者苏珊·斯奎尔所言:“不论伦敦在伍尔夫笔下是美丽还是丑陋的,这座城市都是伍尔夫倾尽毕生精力用心观察的城市。”<sup>[8]</sup>伍尔夫与伦敦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得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 三、伦敦空间构建的目的和意义

伦敦之于伍尔夫,有如约克郡之于勃朗特姊妹、威赛克斯之于哈代、巴黎之于普鲁斯特、都柏林之于乔伊斯。伦敦是伍尔夫小说创作的地理基因,伍尔夫的创作大多是围绕这一地缘来展开。文学地理学研究指出“文学史存在的地理空间问题、作家与作品中存在的地理空间问题、自然在文学作品里的地位与价值问题等”<sup>[1]43</sup>,这表明地理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伦敦作为历史名城,它的现实价值意义有目共睹。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位于英格兰东南部,跨泰晤士河下游两岸,多面沿海,使得伍尔夫的文学创作特别注意临海地区自然景物与人物叙述相互关系的构建。如《远航》通过雷切尔地理位置的位移实现其心路历程的成长。作品中异域风景的摄入丰富了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带来了它与现实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最终只能导向死亡;《到灯塔去》讲述的是拉姆齐一家每个夏天都会到苏格兰的某个小岛上度假,以“到灯塔去”这一事件为主线,最终以目的达成,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海浪》则是以自然界海浪的此起彼伏,预示人生的颠沛流离;《岁月》每一章节的开头都以季节性的自然景物为序幕,紧随其后的人物生活阅历设定与大自然的季节变化紧密相依。伍尔夫作品中自然景物的描写为她的小说创作奠定情感基调,对作品中自然地理环境的把握有助于对伍尔夫作品更深入的理解。

在伍尔夫作品价值意义的研究上,《伦敦风景》一直被看成是一部有关伦敦的旅游指南手册。然而,从历时变迁和叙述逻辑上来看,这一看法是有待商榷的。因为,《伦敦风景》不仅仅是对伦敦部分现实生活艺术的再现,更深层次地着重于表现作者对时代巨轮下伦敦精神的多重思考。一般来说,文学作品中的城市除了是故事的发生地、作品的叙事空间和空间走向,它同时也是作者情感和人生价值的投射。伍尔夫在作品中也提到,时过境迁,“虽然伦敦依然存在,然而伦敦将永远不再是那座相同的城市”<sup>[2]80</sup>,随着时代的推移,伦敦的价值意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伍尔夫对《伦敦风景》的构建,除了应用随笔手法对伦敦城市风貌的直接描述予以我们美的享受,更深层次是为了表现对维多利亚时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异化关系的隐在批判,以及对渐以继失的“伦敦精神”的深切留念。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伦敦,永远吸引着我,刺激着我,给我提供一出戏,或者一段故事,或者一首诗,除了我必须迈开双腿在大街上穿行之外,没有任何麻烦——在伦敦独自穿行是最棒的休息。”<sup>[9]</sup>因此,伦敦不仅为她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更是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丰厚的养料,以至于在伍尔夫的文学创作中,无论是长篇小说中的伦敦背景、随笔中的伦敦意象还是在其日记中的伦敦情怀,都透露着她对这座生于斯、耕笔于斯且最终死于斯的现代场域的深厚情感。

伍尔夫与伦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作为伍尔夫的生活、创作空间,伦敦丰富了伍尔夫的文学内涵,同时,伍尔夫的文学创作也为伦敦风景增添了魅力。诗人 T.S.艾略特在伍尔夫的悼词中说道,“伍尔夫代表着伦敦文化的中心,她的离世,标志着这种整体的文体模式的被打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伦敦风景》通过对伦敦码头、街市、教堂、伟人故居等多个地理空间的叙述,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立体的伦敦空间,表现出伍尔夫对现实伦敦生活的喜爱以及在现代工业社会与两次世界大战冲击之下对伦敦现状表现出来的焦虑与扼腕。然而,伍尔夫与“其他一些生活在城市,却不停地诅咒城市,讴歌乡村的文人不同,伍尔夫始终热爱着城市生活”<sup>[4]42</sup>,她在面临西方世界所呈现出来的“精神荒原”时,与艾略特等现代主义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宗教

诉求与伦理救赎不同,伍尔夫将“复活”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乌有之乡”和建立在爱尔兰乡村生活的“理想国”之上。即使现实生活中的伦敦不尽完美,她仍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 参考文献:

- [1] 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批评的十个关键词[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 [2] 马歇尔 PJ,编.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M].樊新志,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 [3] 弗吉尼亚·伍尔夫.伦敦风景[M].宋德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 [4] 段艳丽.伍尔夫笔下的伦敦[J].世界文化,2010,(11):41-42.
- [5] 屈勒味林.英国史(上册)[M].钱瑞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
- [6] 昆丁·贝尔.伍尔夫传[M].萧易,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21.
- [7] Stephen Daldry, Meryl Streep.The Hours[Z].Miramax,2002.
- [8] Squier Susan M.Virginia Woolf and London: The sexual publicities of the city[M].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5:488.
- [9] 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日记选[M].戴红珍,宋炳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04.

### The Study of *London Scene*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ographical criticism

LIU Li-j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0, China)

**Abstract:** *London Scene*, written by Woolf, is a series of articles with the most London amorous feelings. The author objectively represents the real situation of Lond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 and so on, showing us a distinctive geographical space London. Literary geographical space construction is deeply affected b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but its final formation is the outcome of bot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writer's inner temperament. The combination of geographic space and literary creation in Woolf's works shows her love and her affection for London, and at the same time she is well aware of the negative factors brought about by the tim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author sadly longs for a better future of London.

**Key words:** Literature geography; Virginia Woolf; *London Scene*

(实习编辑:王崛起 责任校对:金玉)